

誠齋易傳

四





誠齋易傳卷十一

宋楊萬里撰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正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處蹇之道二曰靜曰動濟蹇之道四曰擇曰避曰才曰德坎險而艮能止可謂智矣此處險以靜也靜而



審則動而濟非終止也靜而終止是坐敝舟而不求涉者也動而不審是暴虎馮河者也往而得中此濟險以動也坤位西南平夷之地也求平易而利者往焉不曰擇乎艮位東北坎位正北皆峻阻之地也逢峻阻而不利則止焉不曰避乎天下无大事也天下有大事不有大人往必无功不曰才乎有大才以經天下无大正以正天下雖得之必失之不曰德乎蹇之時非小難之時蹇之人非小才小德之所可用故曰時用大矣哉西南卦爲坤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地上有山險也山上有水險之險也君子當重險之世非德不免非德不濟反身修德以俟之而已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逢難之始作不幸也在下而无位不幸而幸也往而進則必罹其殃來而退則猶保其譽宜靜退以待時之平而已獲譽于亂世不若无譽之安也然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此申屠蟠管寧之徒與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初上三四聖人皆不許其往惟六二九五不許其往之辭者當蹇之世六二爲王者之大臣九五履大君之正位君臣復不往以濟難而誰當往乎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大臣犯天下之多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然則以六二之匪躬而不聞濟難非尤乎曰捐軀在志濟難在才六二陰柔短于才也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程子以李固周顛當之得之矣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以剛陽之才居艮止之極逢坎險于前銳欲往而濟難也而聖人止之曰往進則必蹇來歸則衆喜何也三與上爲應而上六陰柔不能主三以共濟也此劉瑜陳蕃勸竇武速斷大計而武不從之事也二子往而不反其濟否何如也內二陰也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初六无位九三无援其不可往固也六四近君而當往又不可往然則蹇終不可濟乎四居上卦之下當坎險之初乃以陰柔之資應之往則上入于坎陷之



中來則下接于无位之初六進則无才退則无與此其實不可強也不量其无才无與之實而抱虛以進以求濟大難祇以益難耳此公果與邠孫接連以伐季氏而昭公出訓與注接連以去宦寺而唐室亂之事也可輕往乎連者接也實者量其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君當天下大難之世而得六二朋來之助宜其濟難无疑也然僅能施其中正之節者君剛而臣柔也上不過為晉明帝唐宣宗下則高

貴鄉公皇泰主而已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以陰柔之資居蹇難之極是安得濟蹇哉故往則蹇益其蹇退則其吉乃大碩吉大吉也蓋能一退內則有九三剛陽之助貴則有九五大君之見是以吉且利也然彖言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而五爻終无濟難之功上六利見大人矣亦无濟難之功何也大入上下之達稱如言行不必信果如正已而物正如



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皆曰大人豈皆指君上而言哉  
 上六利見大人謂九五也上六有剛陽中正之大人  
 以為君而九五无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為佐則是上  
 六利見大人而九五未嘗利見大人也初上三四或  
 以无才或以无援皆不可往則九五所持以自助者  
 六二之大臣而已而二復陰柔而短于才則非所謂  
 剛陽中正之大人也誰與成濟難之大功乎彖之言  
 蓋歎九五之无助也與

三三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  
 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  
 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  
 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天下有難常過於為天下无難常不及為過於為則  
 擾不及為則媮蹇至解則難散矣如西南之坤安而  
 靜矣害已除而无所往故宜來復而不可以過於為  
 高帝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過於為也利未興而有  
 攸往故宜夙為而不可以不及為高帝幸於苟安安



於秦陋而不求復二帝三王之法度不及爲也當解之時聖人甚喜之時也如冬閉之久而忽逢春生天地之凝者散雷雨之靜者作萬物之勾者達大哉解之時乎喜哉解之時乎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天地與物爲新故雷雨作君子與民爲新故赦宥行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六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道處剛位適剛柔之宜得來復之義矣何咎之有此光武謝西域禮匈奴却臧

宮馬武之請之事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多難既徹有攸往夙吉九二以陽剛之才佐六五陰柔之主急於有爲之時也則宜何先莫急於紀綱而又有急於紀綱莫先於法度而又有先於法度去小人也是也霍光上官並受武之託丙魏恭顯雜居宣之朝則是无難多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八上六欲其退隼一卦六爻而欲去小人者居其五然



則召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疎君子乎哉  
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捫者小人之賤通媽是也  
隼者小人之鷙憲冀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  
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不爲不謹矣  
三狐三陰也一卦四陰而指其三者不指六五五君  
位也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  
不過也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人而不直雖  
行必格去小人而不中雖甚必亂三者盡矣又能貞  
固以守之則吉矣不然鄭朋得以人望之封倫得以

入太宗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  
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險詐之極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  
異於市井負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路車駕  
馬以行於大達乎此竊位僭上之甚者也孰不羞薄  
而醜之雖貞猶吝况不貞乎其致寇也必矣致寇者  
六三也考至而受其難者不惟六三也趙高僭秦以  
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偕亡趙忠張讓擅漢以致



董卓卓至而二豎與漢俱滅盜斯奪之六三誰咎也  
解之君臣其免盜乎可不懼也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以陽剛之賢居近臣之位當大臣之任而下比六  
三微賤在下之小人則君子之友望望然去之維解  
散其小人則君子信其忠正而朋至矣故蘧子馮比  
八人者而申叔時遠之郭子儀任吳曜而僚佐去之  
拇體之在下者也小人之象也而汝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

退也

六五當解之世爲解之君雖以中和柔順之資而有  
解散患難之功者維得其解之之要而已孰爲解難  
之要維用九三九四一二大臣陽剛之佐以解散小  
人而已然則天下无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  
解難不多術有一術君子者解難之源故洪水非堯  
之難而四凶過於洪水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  
於四裔曰君子維有解吉言解之吉者維用君子一  
事而已程子云孚驗也用君子之驗驗之於小人退



而已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六三也高墉六三之負乘而竊高位者也射而獲之者上六也公者大臣之稱即上六也六三之悖亂遇上六射而獲之則天下之悖亂渙然解散而无餘矣此解之終也其周公歸自東山之時乎

三三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之為卦以澤之深益山之高此損下益上之象也以乾之上九降而為六三以坤之六三升而為上九此損剛益柔之義也然損之道有損奢以從儉者有損不善以從善者有損已以益人者有損已而取人之益者有損之損者有損之益者有不損之損者其損七其所以損者一也二簋可享損奢以從儉也大



象之懲忿窒欲六四之損其疾此損不善以從善也  
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此損  
已以益人也六五之虛已以從諸爻之益此損己而  
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已益人而又酌損之此損之損  
也六三以一人之損而得友六五為損之主而得益  
此損之益也九二上九之弗損此不損之損也故曰  
其損七然知損而不知其所以損則損者偽也漢文  
却千里馬而終之以儉得其所以損也晉武焚雉頭  
裘而終之以奢不得其所以損也曷謂所以損曰誠

是也文王曰損有孚仲尼曰損而有孚言損之不可  
不誠也故曰所以損者一然損下益上是剝下以厚  
上也損剛益柔是消君子而長小人也可乎曰非是  
之謂也損下益上者不於其貨於其德損剛益柔者  
不于其道于其政記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  
則為之此損下益上之義也傳曰政猛則施之以寬  
又曰寬以濟猛此損剛益柔之義也聖人之言豈一  
端而已哉然聖人之所謂損不出于聖人之意而出  
于天下之時聖人何容心焉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



之以禮故曰二簋應有時疆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故  
曰損剛益柔有時不然凶歲不祭肺施之豐年則隘  
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  
行卦形頂踵寔而腹虛有二器上覆下承之象故曰  
二簋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此所謂損不如以益其善也觀兌之說君子得之以  
懲其忿觀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人之一性如  
山之靜如澤之清其忿也或觸之其欲也或誘之豈

其性哉深戒其觸之之端逆閉其誘之之隙損之又  
損則忿欲銷而一性復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此損已以益人損下以益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  
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誰也然必應之  
而不有其應之之迹助之而不有其助之之功損之  
損善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酌損之則  
可以无咎而上合六四之志矣魯連却秦而辭其封  
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初九之義矣若至于宣



帝之背負芒刺宜宗之毛髮洒淅然後去則无及矣  
况不去乎

无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无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此損下益上而有不損之損也无二以剛陽之賢而  
佐六五陰柔之君所以益于君也然以兌說之資而  
濟剛陽之德此非所以爲中正也若非弗損其剛則  
流于不中不正之域矣故戒之以利貞戒之以貞凶  
戒之以中以爲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  
斯是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變

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于浮沉皆損其剛者也征凶  
謂行之以兌說則凶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  
三則疑也

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聖人慰存六三以損中之益  
之辭也天下之理消與長聚門損與益同根六三本  
乾三之陽也與初九九二三四陽同行者也而六三獨  
損而爲陰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也聖人則慰存之  
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兌三爻而六三一陰



則所謂一人行矣一人行必得其友而不孤故上九應之是得其友也六三在下能損己以益上九上九在上亦降心以相交六三君臣相得咸有一德而莫或二之者此舜得堯之事也孝于父母不得于父母弟子兄弟不得于兄弟非三人行則損一人乎然无鄰于歷山而堯爲之鄰无侶于河濱而堯爲之侶非一人行則得其友乎三人同行其衆可喜也而見疑于二人一人獨行其孤可弔也而得友于一人豈惟損益无定形哉親疎衆寡亦无定與矣聖人因一人

之行而得致一之理故仲尼繫之曰言致一也天地之化醇男女之化生亦若是而已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此聖人勸六四損己以從人損不善以益其善也去病必醫去過必師六四之有疾不醫之以初九之師何能損乎然改過去疾而不速猶在吝與咎之域也速改則可喜而无咎矣然則六四何爲而有疾也六四以陰柔之資居下卦之上宅近君之位富貴誘于前忿欲動于中此其膏肓也不有初九剛方之師友



其孰從而切磋救之哉子產容國人之議已以自藥而不毀鄉校可謂能損其疾而懲忿魏獻子聽閻沒女寬之諷諫以自警而辭梗陽人可謂能損其疾而窒欲然曰亦可喜者亦之爲言次之辭也无疾上也

有疾而損之次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此聖人贊六五之損己從人有損中之益之盛德也六五以山嶽配天之德宅大中至正之位爲損卦之

君而其中空洞寬廣謙柔挹損以從在下之羣賢天下之有善者所以皆說而願增益其高大也或益之者或之爲言非一人可指之謂也一人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龜筮亦皆從而弗違之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所以爲大吉而自天祐之與此大舜舍己從人之盛德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此聖人贊上九不損之損之盛德也上九居損之終



則必變之以不損位良之極則必止之以不損當節  
 損之世下皆損已以益其上上又能不損其下以益  
 其下宜其无咎宜其正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  
 天家无往而不得志也故曰大得志也大禹非食而  
 无下无飢民文王卑服而天下无凍老漢文集書囊  
 罷露臺而天下有烟火萬里之富實皆損之上九也  
 得臣謂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謂无自私其家之益

三三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

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  
 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  
 道與時偕行

益之為道以損人者施諸已則約而豐以益已者施  
 諸人則散而聚民說无疆不曰豐且聚乎以卑人者  
 施諸已則卑而不可踰以尊已者施諸人則謙而尊  
 其道大光不曰不可踰而尊乎得此道者是惟无動  
 動罔不利矣是故天下无事則下令如流水事焉往  
 而不行故曰利有攸往天下有事則涉險如夷塗難



何向而不濟。故曰利涉大川。事必行而難必濟。夫豈獨吾一人獨得之乎。其行也。或先之。其濟也。或左右之。何也。道光而民悅。故也。何也。損己而益人。卑己而尊人。故也。聖人以此道而示人。至矣。猶曰未也。又曰。何以動而罔不利乎。卑巽以動。故也。震以動者。動必沮。巽以動者。動必進。故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豈惟人哉。天地且然。天氣降而施諸地。然後地氣騰而生。夫物天且損上而益下。自上而下。而況于人乎。故夫益人之道。非人爲也。與天時偕行而已矣。惟聖人

以己益人。惟聖人以天益己。大哉益乎。乾之四在上。乃損陽而爲陰。坤之初在下。乃益陰而爲陽。此卦之損上益下也。乾之初九在上。乃遜坤之初六于己。上而已下之。此卦之自上下下也。震能動。巽能巽。故爲益。動而巽。初九爲天施。六四爲地生。中謂九五。正謂六二。木道謂震巽。皆木。施生謂天地生木。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與雷相資而相益。程子言之盡矣。君子體之以風之長萬物而長一己。故見善則遷。以雷之威萬物而



威一心故有過則改風以長之則益一善而爲萬善  
雷以威之則損不善以益至善然則君子損已以益  
人未至也損已以益已斯至矣顏子服膺于一善見  
善而遷者也有不善必知知不善必不行有過而改  
者也改過故克已遷善故復禮爲仁大哉顏子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  
也

不有益天下之大才不可以任益天下之大事不有  
益天下之大德不可御益天下之大才初九以陽剛  
之才爲震動之主得六四近臣之應是故位一卦之  
最下而利于作益天下之大事然聖人喜其才而憂  
其心何也大事者非常之事也如唐虞之禪湯武之  
革伊霍之廢立旦息姑之攝是也有利用爲大作之  
才而无至善之德且挾專權自厚之心是于天下國  
家能吉而无咎乎元者善之長也夫惟有天德之人  
爲衆善之長且有不自厚事之心斯可以作天下之  
大事興天下之大利爲天下之大益吉而无咎矣不  
然子之卽堯舜吳凖卽湯武桓温卽伊霍王莽卽周



公魯隱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此損之六五之爻辭也而益之六二亦云皆致柔虛中自損有受之益也然六五曰元吉六二曰永貞吉者程子謂六五以柔居剛六二以柔居柔故戒六二以常永貞固則吉也夫惟六二能虛中以有受一或人益之矣十人之衆又朋而益之龜筮鬼神又弗違而益之宜其爲吾王所用

與之享上帝而天亦益之以吉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籲俊尊上帝皆王用享于帝吉之謂也曰或益之自外來中不虛外敢來乎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柔體也然居下之上處剛之位據動之極見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則決然自我而益之果于益而忘其專也故聖人戒之不一而足曰用凶事无咎者惟危難不得已而用則无咎非危難則有咎矣若穰苴



之斬莊賈用之平世則專紀信之乘王車用之治世則僭是也曰有孚者惟有愛君益國之誠則可不然則行詐以益亂矣若王莽之居攝而假周公之忠是也曰中行者惟果于爲益而不爲過甚則可不然則亂常以濟姦矣若王敦之疾劉隗而舉兵內向是也曰告公者吾力可爲而必告之君若孔子欲討田常則不敢專而請于哀公是也曰用圭者祭祀朝聘无不用圭動必以禮也不然非禮而動雖益而不許若趙鞅入于晉陽以爲天王狩于河陽是也聖人之五

戒可不懼乎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則又寬其四而嚴其一矣若曰惟凶事則固有是舉不然則否然則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君子皆坐視而不爲乎曰益之而益則奚而不可爲益之而損則奚而可爲故陳寶之益漢訓注之益唐茲益也不如其已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以柔居柔又巽之下以順居卑必進之于中乃可有行也然柔順之極者懦不能以自行必告于公



上而見從乃可行焉弱不能以自立必舍其故國而用遷乃可立焉力不能以自遷必得其與國以相依乃可遷焉故周遷依晉鄭邢遷依齊許遷依楚皆弱故也若盤庚之遷亳高祖之遷長安光武之遷洛陽何依人之有以益志者六四非无益人之志才不足耳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五以剛陽之才中正之德居益之時爲益之君惠

萌於心天下不問而蒙其益之吉益被於人天下信之而懷其德之惠九五何道而臻此哉有至誠益人之心故也有孚惠心上之誠也有孚惠我德下之信也上下交孚而九五之志得矣二帝三王至矣以仁率天下而民從之成康文景其庶乎損之六五言益而不言損損之至也益之九五言惠而不言益益之盛也程子云陽寔在中有孚之象王輔嗣云益莫大于信惠莫大于心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



或擊之自外來也

以善益己己益而人不損以利益己人損而已不益  
上九居益之運位益之亢而剛以上人此非以善益  
己也利而已利之所在可均而不可偏上九不均之  
以益人而偏之以益己偏之以益己而爭之者至矣  
故人皆莫肯益之豈惟莫肯益之有擊而奪之者矣  
惟其立心之偏利而不知均利之當理此其所以凶  
自外來也中不偏外敢來乎鹿臺郿塢是已

臣錢開仕恭校

誠齋易傳卷十二

宋楊萬里撰

三三乾下兌上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象  
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  
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  
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以五陽而決去一陰以五君子而決去一小人此  
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周公與十夫去三監之時也宜



其甚易而无難矣而聖人于此有懼心焉謂勿專倚  
乾之健必濟以兌之說然後小人可以決去而天下  
國家可以和平而无傷也古者孰有不以存小人而  
傷君子不以去小人不傷國哉漢之去宦官以袁紹  
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  
昌遐去小人可易言哉故以其有乘五剛之大罪我  
是以聲其罪而揚之于王庭以其有不可忽之危機  
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厲以其有不可恃之剛  
武我是以告其徒以尚武之必窮以其有一陰之猶

存我是以勉其往以必至於純乾而乃終夫揚庭之  
未旣惕厲之已至乃有勇中之怯健而說決而和也  
尚武之方戒利往之復進又有怯中之勇說而健和  
而決也聖人之去小人豈一端而足哉告自邑猶言  
告我家也言徧告五陽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卑則鍾而聚高則潰而決澤上於天高矣安得而  
不決君子觀其決而及物之象故不專利於己而必  
施之以及下觀其高而必潰之象故不敢居其聖而



必戒之以爲忌忌如道家所忌之忌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陽壯之初位乎四陽之下趾之象也而決然行乎四陽之先前趾之象也倚一陽之壯而不待四陽之長銳於行而躁於往欲以孤力而決去小人一小人雖微矣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况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宜其咎也此陽處父抑趙盾宋義排項羽所以皆爲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當夬決之時得大臣之位遇同德之君有衆陽之助可以決而無疑矣而能居柔以晦其剛得中而戒于遇雖于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敵兢兢然若警夕撤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不然无仁傑之志而竊仁傑之跡則爲張禹孔光胡廣趙戒尊養時賊矣莫夜句絕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無咎也

壯于頄王輔嗣謂上六是也頄者頄之骨也體之在上者也九三外列乎五陽衆君子之林而內爲上六一小人之助此小人之謀而君子之家寇也雖然不可疾而可曉也聖人曉之曰來汝九三取凶在汝取无咎亦在汝汝君子徒也舍君子從小人凶之道也舍小人從君子无咎之道也壯于頄是從小人也獨行遇雨是從小人也君子夬夬是從君子也若濡有愠是從君子也居下而壯乎上處陽而應乎陰非壯

于頄之象乎舍羣陽而子與之同志應一陰而任已以獨行不惟應之又與之和合若陰陽之和則雨焉非獨行遇雨之象乎棄同而卽異叛正而附邪天下其孰能說之此其所以凶也汝曷不決而又決以絕上六之交汝曷不決而又決以協羣陽之志夬夬者決而又決也若濡者若上六之濡已而汙已也有愠者以上六爲羞惡而愠見也去汙以自潔舍故以自新天下孰不與之此其所以無咎也段紀明助闢尹而害忠烈壯于頄而獨行遇雨者也溫太真舍王處



言齊易傳 卷二  
仲而歸朝廷君子夬夬而若濡有愠者也爲九三者其亦謹所擇以從聖人之曉已哉九三與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從之嫌而九三獨无咎者九四聞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夬夬也何也九三以陽居陽九四以陽居陰也

九四臀尤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兌爲羊九四兌之初也臀下體九四兌之下也羊者性之狠也陽者德之剛九四以狠濟剛宜其與羣陽

並進以決去一陰今乃不然九則陽之質四則陰之位以陽處陰以剛居柔于是百鍊爲繞指夬決爲不  
斷矣欲止而不進三陽進之于後而見傷是以有臀  
無膚之象欲進而不止則不當剛決之位而弗果是  
以有其行次且之象欲從九五之牽于前而有行則  
不能忍狠愎之性而必違是以有不信悔亡之言之  
象劉牢之旣從朝廷復背朝廷旣從靈賢復背靈寶  
從順順者不納從逆逆者疑之旣不得爲君子又不  
得爲小人哀哉以陽處陰九二九四同之所以異者



九二中正九四媚說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陸草之脆夬夬決之強中行決之和无咎決之安

未光決之憾九五為決小人之主合眾陽君子之助

以決上六一陰之衰如拔莧陸之草不啻也而何至

煩吾君夬夬之極力哉既決之極力而不遺餘力矣

而反行之以中而又僅能无咎而又未足為光大之

憾何也易中有難夬中有牽故也一陰易去而去之

何難強君易決而決之奚牽曰惟小人易近而難遠

非難遠也近之則難遠也近則寵寵則尊尊則僭僭

則強強則難遠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而其晚號尚

父貫盈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

焉殺之者夬夬也遣盜者中行也誅一小人而无變

者无咎也然陰竊殺之而不明正邦刑亦可羞矣是

足為光大乎九五其初近上六而其終不得不去上

六上六恃寵而上其君矣可得而去乎九五忍耻而

以中道去之幸于无咎變而已矣何光大之有程子

云莧陸馬齒也故至脆



上六无號終有凶冢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夫之上六見聖人之仁心如天之大大也何也不惟慶

君子而深所以弔小人也曷為弔小人也小人亦受

中于天與我同類者也特不能克其利心以復其良

心爾上六以一陰而乘五陽之上自以為得矣不知

五陽長而已必消及其消亡而後號咷也聖人曰汝

至于此其勿號咷乎其終有凶而不可久長也乎庶

其未至于此者猶可有改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

矣其夫之上六乎李斯父子潘岳友朋臨刑之時正

如此爾

三三 異下 乾上

姤又壯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

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

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之相為消長如循環然剝者陽之消然剝極為

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夫者陰之消然夫極為姤不旋

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君子而喜

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



也聖人已爲君子而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旣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遠之且不免而况親暱之若同室之人乎此聖人所深憂也文王之卦辭云爾而仲尼釋之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言五剛不幸而與一柔相遇也一陰方壯而五陽遇之其勢豈可久長哉壯而不已必至于剝也姤遇之時若是其大可不戒哉然則相遇之道遂可廢乎曰柔與剛不可長也若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何可廢也天地不相遇則物

不生君臣不相遇則道不行五陽乾也一陰坤也故曰天地二五皆剛且中正故曰剛曰中正遇之義若是其大其可廢哉不以一柔五剛之相遇而不戒不以一柔五剛相遇之可戒而廢天地君臣之相遇此易之貴于變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以風誥物后以命誥民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六一陰始生如豕之弱者人之所忽也不知其中  
心未嘗忘踟躕而踴躍也惟于其方弱之時繫之大  
車之金柅繫之則有牽而不得逼繫之于柅繫之固  
也繫之于金柅固之固也如是則一陰止而不得上  
進真正之君子可以安吉也若不有以繫而止之或  
聽其往而進則凶矣高祖之封漢明皇之不殺祿山  
是矣且繫于金柅繫何物也羸豕也先言金柅而後  
言羸豕不先得其繫之地則逸其繫之之物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仲尼于象辭發明遇之時義甚大今觀之九二以後  
則見其時義之大矣九二君民之相遇得其時義者  
也九三九四君民之不相遇不得其時義者也九五  
君臣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上九君臣之不相遇後  
其時義者也大哉遇之時義乎人之與物相遇欲速  
相遇而不欲速則失時相有不欲速相有而欲速則  
失義魚者衆漁之所利也衆漁求魚一漁先得魚喜  
遇之之蚤也喜于遇之之蚤而急于得而有之則魚  
不可得而有矣何也取之必有其器也大則網織則



筭然後有以包而舉之不然急于取而徒手以往則  
亡忘甚矣魚豈爲我有乎故必有以包之斯得而有  
之包者緩辭有者堅辭取之緩則有之堅矣後雖有  
他人善漁者至利亦不彼及矣何也吾遇之之時蚤  
而取之之義緩也賓者他人之謂也高祖先得關中  
遇之之蚤也漢先得之楚後至而奪之不惟奪之反  
王我于蜀我徐起而定三秦天下卒爲漢而不爲楚  
此包有魚而利終不及賓者也又何殃咎之有初六  
陰而在下民之象也魚亦陰類古者以魚比民九二

以剛陽中正之德居下卦君王之位而首與初六遇  
此遇魚之最蚤者也其德足以包有之而无咎九三  
九四二賓其至已晚矣安得利以及之乎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  
牽也

一卦五陽而一陰五陽必爭赴于一陰一水衆漁而  
一魚衆漁必爭取于一魚初六之一魚此九二九三  
九四之所爭取者也九二最近初六最先遇初六則  
初六之魚已爲九二所得矣九三居九二之後而必



爭爭則必傷傷則欲進而不敢進自危而不力爭能  
不進而自危雖不得魚亦无後災故无大咎曰行未  
牽者猶幸其不牽于魚而必進也孔明說先主謂中  
原已爲操所得而江東已爲吳所得吳不可圖而可  
以爲援此次且而無大咎也三居二後故曰鬻爭魚  
而傷故曰无膚夬之九四與姤之九三辭同而九三  
无大咎者九四以陽處陰故柔而不決遂坐次且之  
累九三以陽處陽故止而不行乃得次且之力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非无剛陽之德以包納初六然曰包而無魚者  
四與初遠而不相及一也四以陽處陰又无中正之  
德二也四无君主之位三也四與初宜相應者也宜  
應而不應三失故也无德以得民无位以臨民而又  
遠民宜吾民之歸九二而去我也君而无民无民而  
舉事安得不凶起者舉事之謂子干子比自晉歸取  
楚而見殺而蔡公棄疾乃得楚二子遠而蔡近二子  
庸而棄疾賢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此九五九二之君臣剛遇中正之盛也九五以剛明之德乃含其耀而不矜以下逮九二中正之臣如杞葉之高而俯包瓜實之美九二以剛正之德亦奉君命而不含以上承九五中正之君如命從天降而決起盍歸之志君臣相遇之盛如此一小人雖壯何足慮也堯下逮舜之側微以杞包瓜之象舜遇堯為天人之合有隕自天之象何憂驩兜何畏孔壬固其理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之吝而不遇者時之後道之窮也非上九之咎也何也上九以剛陽君子之德而自處于高亢不屈之地是將何所遇哉以我之高遇彼之觸而已遇其角遇其觸也天下之情順則合乖則離遇其觸矣何遇之冀哉其為悔吝宜矣雖然上九何咎過之有吾道也窮而已安之可也既曰无咎聖人慰之之辭也又曰上窮聖人歎之之辭也仲尼之道大天下莫能容是也孟老子行荀廢蘭陵亦然而况賈誼仲舒馮



言之徒與大壯九三之羸其角言上九之晉其角角  
在我也姤上九之姤其角角在彼也角在彼而我遇  
之也

三三坤下  
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豕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  
享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  
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者天下生聚全盛之極也天地聚而陰陽和萬物

聚而食貨充君臣聚而大道行萬民聚而天下興此  
豈一人一日所致哉聖人于其時也前必揆其所從  
後必稽其所終不揆所從其散孰聚不稽所終其聚  
復散昔者天下之散也何從而聚也刑錯不試之治  
生于反商政之日烟火萬里之富生于除秦網之時  
是可忘哉王假有廟用大牲吉所以報萃之所從而  
不敢有也今者天下之聚也誰得而散也永嘉之禍  
生于平吳之功天寶之亂生于開元之治是可懼哉  
利見大人者必求大人之助屈己以見之利貞者必



守以真正之道无逸以終之所以持萃之所終而不  
敢恃也順坤也說兌也剛中而應九五與六一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息者消之初盈者虛之始聚者散之原澤者水之聚  
也澤上于地聚之聚也物有聚而不散者乎君子所  
宜坊也坊澤聚之者以坊坊治之聚者以備除戎器  
戒不虞言有備也此亦治之坊也與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其萃之初六乎初六與九  
四正應也而九四君子之剛陽者也初六與六二六  
三同類也而二三陰柔之小人也始欲從九四則遠  
于君子而隔于二三欲不從二三則睨于小人而私  
于同類欲從君子者其始有孚也復欲從小入者有  
孚而不終也聖人曉之曰爾何擾擾爲志之亂而妄  
欲與小人羣聚乎九四雖遠爾曷不號鳴以求應乎  
爾與九四雖不終然九四察爾初心之孚固將舍舊  
而開新與爾一笑而釋然相聚矣爾何恤于自新而



不往乎其无咎决矣此聖人開初六自新之塗也不  
開人以自新之塗是驅天下之人而胥爲小人也魏  
舒初欲從欒盪之亂旣而乃歸范宣子召伯盈初已  
從王子朝之僭旣而乃從劉文公君子與之是聖人  
開萃之初六之義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君臣之聚會始于相求終于相信臣固求君也然君  
之求臣甚于臣之求君觀湯之于伊尹先主之于孔  
明則見矣然則何道以求之星辰非能自高也引而

高之者天也賢臣非能自進也引而進之者君也六  
二之進非九五引之而誰也故曰引吉无咎此相求  
於初之道也及相得相信之後則如骨肉如一體豈  
復事於外飾哉故馮唐之對文帝張元素之對太宗  
初以爲廷辱卒盡其說馬援謂光武脫略邊幅魏徵  
告太宗不事形跡皆心孚而文薄者也禴者祭之薄  
而无文者也故以喻焉此相信於終之道也然六二  
德則中正而才則陰柔也自非陽剛如伊尹孰得五  
去桀哉如九五之引六二幸及其中未變之時而引



之則得之矣不然如丁公之事楚呂布之事魏雖引  
之何吉无咎之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  
也

六陰柔也三不中不正也挾陰柔不中正之資其誰  
納我故進而求聚於九四之君子則四非其類而不  
答退而求聚于六二之大臣則二非其應而不與萃  
聚之不合則戚嗟而无歸又何所利哉聖人憐之曰  
爾盍往從上六巽順之正應乎無乎无咎然終不免

於悔吝也此商鞅出走而諸侯不納之時也兌之上  
六反之爲巽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以剛陽之資居近君之位下與民爲聚則盡得  
三陰之衆上與君爲聚則已偏九五之尊此如陳氏  
之得齊民司馬氏之得魏民也故聖人戒之曰九四  
必也柔順謙退如未居其位之時有不敢當其位之  
意則大吉而無咎矣四幸而居陰柔之位故也不然  
非凶于而國則害于而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德當萃聚之時爲萃聚之主豈不盛哉然有其位而无咎矣又曰匪孚又曰志未光乃若未盛者何也蓋卦辭有利貞之戒衆辭有聚以正之戒爻辭又有元永貞悔亡之戒非萃聚之難也永其萃聚之難也非永其萃聚之難也永其真正之難也當天下之已孚而惕然懷匪孚之憂當志意之光大而歉然有未光之志可謂元永貞矣宜其久安

長治有聚無散而悔吝銷亡也此伯益艱難之戒周公無逸之規也元者善之長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聚不極則散不生治不極則亂不萌上六以陰柔之資說樂之尤而居萃聚治安之極此開元之末燕游之所由興元和之季宮室之所由侈也故聖人戒之曰臨至樂以至憂之心處已安以未安之慮庶乎无禍咎矣齋咨涕洟憂之至也

三三 異下 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有位之升有德之升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又曰升之道必由大人故升於位由王公升於德由聖賢又曰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曰入於君子之塗南征前進也此程子之言得之矣然舜大人也能升禹稷紂亦大人也能升飛廉孔子大人也能升顏子荀子亦大人也

能升孕斯四者之升必有所分矣君子之求升者謹之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棟梁拱把之積也聖人小善之積也在積之有漸進而不已耳而異端者曰一起直入欺哉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柔而旁散在一卦之最下木之根也九二九三剛而上進在初六之上木之幹也然初六在下而曰允升大吉者木與土相信而相得則木之升也必銳



士與主相信而相得則士之升也必達故曰上合志也然則初六與誰合志哉非六四而誰哉初六與六四正應也而初六木之始生也六四土之最下而生夫木者也六四爲文王岐山之事則初六其呂望渭濱之事也與允信也

九二孚乃利川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當升之世羣賢升於位君德升於聖天下升於治之時也然六五柔順謙退之君方歉然若有所未遑也爲之臣者不濟以陽剛之才可乎惟六五得九二之

臣君臣交孚是以盡其誠以大有爲而盡去外飾之虛文自有所當爲則遂事而不爲專上有所重發則衡命而不爲悖皆用禴之義也用禴已見萃之六二文王之在岐山內文明而外柔順召之而至幽之而聽非閔散陽剛之臣盡力于外吁其危哉故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之志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升之九二乎如此而禴无咎而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九三木之生而出地者也其長也孰禦之九三以陽



居陽進而近岐山之王其升也亦孰禦之如升无入之境耳故曰升虛邑又何疑焉其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時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四侯伯之位也而文王以上聖之德處之天下方歸往以爲王文王乃柔順以事商文王避之愈力天下歸之愈堅此其所以亨于岐山之一隅而有天下三分之二也吉孰大焉又何咎矣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升之時亂升而爲治君升而爲王然則六五升之主也其孰當之文王旣當六四則六五其武王乎文王柔順也故爲六四武王放伐也何亦爲六五之陰柔乎六柔也五剛也中正也觀兵而退須暇五年故詩人頌之曰遵養時晦非以柔晦剛乎夫惟盡天下之貞固從文王之容德不得已而後放伐也故自君而升爲王如歷階而升也宜其吉而大得志與垂拱而天下治是吾志也拯民于水火之中是吾志也貴爲



言齊易傳 卷三  
天子富有天下豈吾志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易變也變則通上六以陰邪之小人乘一卦之上居  
升進之極猶冥然冒昧求升而不已宜其消亡而不  
富也若進德之君子變而通之反而用之移小人貪  
得不息之邪心為吾求道不息之正心何不利之有  
大哉易之道乎豈一端而已乎故訟之終凶用之自  
訟則吉隨之說隨用之說隨則凶乾之初九有勿用  
之戒而仲尼歷聘以愛日咸之上六有滕口之規而

孟子好辯以明道晉之初未可以速進故貴于摧如  
之退然顏子最少而進未止益之上九不可以過益  
故忌于或繫之傷然大舜已老而謙得益故曰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若夫陰邪而在上在上而冥升終消  
亡而不富非紂其孰當之



錢開仕恭校



